金华山揽胜

■李慧星

许多年前，我就听闻衡阳县库宗桥山奇水秀,民风朴实。心诚向往,可惜相约十年未能成行,总觉戚戚然。也曾有几次“李白乘舟将欲行”,而“忽闻岸上踏歌声”,临时取消行程。

壬寅仲夏，在好友L君和J君的力邀下,终于履约成行。

是日,我特地赶了个早。6时许,一轮朝阳喷薄而出，把东边的天际线烧成一片火红，满天的朝霞像金色的鱼鳞一样重重叠叠,显得格外耀眼。天穹湛蓝湛蓝的，头顶的片片白云与东边的火烧鱼鳞云，交相辉映。此情此景,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突然想起某君“天呈祥瑞,必有贵人打马路过”的诗句来。真是选日子不如撞日子,撞日子不如今日此时。

汽车上高速,进省道,走县道,沿乡道,历时一个小时,看到马路旁有一块大石头，上刻“全国文明村镇库宗桥”几个大字。方知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稍作停留,L先生便领着我们登上了库宗桥海拔最高的金华山。

金华山古称“小云山”,清朝道光年间,始称“金华山”。据宋代史载:全国五千二百七十座名山，小云山排列三十六洞天之福地,乃衡邵名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

金华山向西绵延数十里，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晨曦展露,霞光万丈。站在福益亭观景台，向东远眺，碧空万里,广阔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朝阳,令人心旷神怡。周围田园阡陌纵横,青山绿水环抱乡野,好一个回归自然、回归仙境的心灵去处!

山上有一座距今1300多年历史的道观，金华观。道观建于公元749年，庵子落座于金华山巅。相传唐中宗神龙年间,河南洛阳人申泰芝,得到南岳衡山异人传授“金丹大成”道术,修道炼丹,传经说道,一时名闻遐迩,人称“申真人”。739年,他到达京师,皇帝称呼他为仙翁,赐号“大法国师”主领玄教。

唐玄宗李隆基笃信长生之法,寻求不死秘诀,749年，着申真人返湘,见金华山风景优雅,在山岱建茅庵,在此炼丹修道,悬壶济世。

《小云山记》:“道士申泰芝者,修其养生之术于大云，而以小云为别馆,故小之。”申真人仙逝后,唐玄宗封他为“元妙真人”,并塑其像,供后人敬奉,是为金华庵庇佑真神。

当年，茅庵迁至山顶后，大兴土木,拓建宝刹。前后两进,包括杂屋、走廊、厢房,共40余间。前面筑有牌楼雕龙塑凤,左右墙上书有“洞天、福地”字样。殿宇建筑面积宏大,殿中塑有大小菩萨数十尊,殿宇镶刻花卉神兽。山门高大宽阔,殿前左右各有钟鼓楼一座,悬挂着大铁钟和牛皮鼓。晨钟之声穿云破雾,暮鼓之音山谷回荡。

穿过庵堂,沿着山脊一路向上。小道旁的高大阔叶、针叶乔木,各自为了争取阳光,拼命拔节向上。只有低矮的灌木和藤蔓,在高大乔木的稀疏筛落阳光处,贪婪地承接每一丝阳光而错落生长。路边的小花,不知是出自人为撒的种子,还是自然生长的,也借着这夏日的山风,竞相开满了红的、黄的、紫的花朵,在小路旁形成了一条相对规范的花径，蜿蜒直达山顶。

花丛里,有蟋蟀和蛐蛐的奏乐,他们变换着节奏,时长时短。不知在哪棵树上的蝉儿,也不甘寂寞,嘹亮的蝉鸣破空而来,似乎想与蟋蟀和蛐蛐儿们一争高低。这时我突然感悟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来。

登上山顶,极目远眺,方知金华山之奇。四周群山环绕,山青如黛,山形如虺,远近高低各不同,层次分明。L君手指东南方:“秋高气爽之时，依稀可见衡阳的城郭天际，夜晚则可见城里霓虹灯光。”

山山相连,连绵起伏,如缕缕飘带缠绕在绿水青山之中，成为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幽深的峡谷之中,升腾着神鬼莫测的氤氲云气，有如一副神奇的轻纱帷幔，精致而婉约地飘荡成了一幅幅山水画卷;粗旷的山峦,如黛的山色,别样的情趣,万般风情,不知是人在景中走,还是景随人流动。山路蜿蜒,不宽的路径,两边青草,野花,树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目光从远处收回,围绕金华山一周,山下全是一片平地田畴,当地人称大町。顿觉“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好一幅世外桃源之境!

L先生指着眼前的一马平川介绍:“衡阳县是湖南的粮食主产区，尤其是‘全国油料生产百强县’。油菜种植历史悠久,是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农作物,全县油菜常年种植面积逾65万亩，面积、总产值、单产均居湘南地区首位。春天是乡村里油菜花尽情开放的季节，成千上万亩连片的油菜地,春风拂过,一夜之间金黄便辍满了山坡、田野。那才叫壮观壮丽。”由于我们今天错过了季节,也只能从介绍中去感受每年一度的油菜花节和中国农民丰收节盛大的场景。

听完介绍，一行人激动地说:“明年春天,我们一定如约而至!”

站在山顶向东北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两泓湛蓝的湖水。随行者告诉我,右侧是小源水库,左侧远处是大源水库。但凡有高山的地方,必定有好水。

汽车沿着山间的小路，蜿蜒向大源水库深处走去，小路旁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紫的,五颜六色,蜜蜂蝴蝶在花丛中翻飞,用优美的舞姿在迎接我们。不一会儿,在汽车的左前方出现了一个小湖。小湖的水是平静的,静得让你看不到一丝涟漪;小湖的水是清澈的,清得一尘不染,倒映的蓝天白云纤毫毕现;小湖的水是绿的,绿得仿佛镶嵌在山腰的一块无瑕的翡翠。秀丽的湖水与伟岸的大山相映成趣,堪称绝妙,仿佛人间仙境。

正当大家感到太阳直射，酷暑难耐时,天空一朵白云直向我们飘来,对面山上一片阴凉跨过水库飘来我们的头顶。我们顿觉一股凉意,心旷神怡。我指着L先生打趣道:“贵人还乡,天现瑞象!”

下得山来，汽车在一座学校似的建筑前坪停下。L先生说:“这不是学校,这是村里的‘枫树边’农户集中安置点。”闻知安置点,我目瞪口呆,惊愕不已。

这是一座“匚”字型别致三层小院。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当阳面十分开阔。院内前坪水泥铺装，院内种植碗口粗的桂花树,临坡的一面石砌护坡,坡上全是精雕细琢花岗岩护栏，一对石雕大象安坐在前坪两侧,寓意“太平有象”。

这时支部书记过来介绍:“枫树边”集中居住点,由2个村民小组26户118人组成,建筑面积共2174㎡,有效盘活了原来的老宅基地土地资源，实现最大集约节约用地。“枫树边”集中居住点根据村民意愿设计,并将水、电、通讯安装到户,完善污水处理系统,修建健身休闲广场,路灯、护坡、池塘、公共厕所焕然一新，实现了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生活的目标。

“两个村民小组,周吴两大姓氏共一个厅屋,一二三层房屋,居民自主选择,没有实行抓阄选房，并且没有任何意见和矛盾?”我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书记指着身边的一个笑眯眯的吴先生说:“他们这些在外面工作的同志,为家乡办了很多好事,在家乡有非常高的威望,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原来，吴先生在县里一个部门做领导,又是当地人。吴先生说:建房之初,我们定了个规矩,两大姓氏共一个堂屋,房屋选边，由小姓先选；房屋面积各人自报,具体选哪套房,由困难户先选,条件好的最后选。二十六套房一次确定,没有任何意见和矛盾。

听着介绍，读着堂屋一副对联,“枫树边周吴共堂兴千秋，大源冲日月合璧照万代”,我顿生许多感慨:一个地方山奇水秀风水再好,民风才是最好的风水;自然风光再奇异秀美，党员干部无私公正才是最好的风景；田园屋宇装修再富丽堂皇,开明乡绅乐于奉献,才是最好的人文。

擦 缸

■邓潇泓

我初中毕业那年，为了便于我考中专,父亲便将我从镇上转到他任教导主任的山区初中。

秋忙假的一天,我到一位姓曾的同学家里帮忙碾红薯滤薯粉子。

“那个东西叫什么,干什么用的?”吃饭时,看到他家厨房旮旯有个似缸非缸的东西,我好奇地问道。

“怎么街上的同学没见过?它叫擦缸,擦红薯的。”同学的父亲,那个魁梧精壮的庄稼汉子答道。

“擦红薯的?现在不是用碾薯机擦的吗?”

“没错,现在用的是碾薯机。可是,以前农村用擦缸擦。”

听了他的话，我好奇中又添了些许疑惑。我放下碗,走过去,打量起那个叫擦缸的东西来。擦缸是陶制的,酱色,圆台形,高大约80厘米,上口口径100厘米左右,由上往下收,下底口径大约50厘米,内壁有一定的坡度,略呈扇形,均匀分布着竖列的凸起的擦条和凹进的擦槽。其厚度与麻子水缸相差无几,只是内壁的坡度要大得多。擦缸的稳定性极强,端坐地上,纹丝不动。

“大伯,这擦缸你用过吗?”回到座位上,我问道。“用过,用过。想当年,我还是一把擦红薯的好手哩!”他说完,把叼在嘴上的喇叭烟点燃,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给我们聊起擦缸擦红薯的事来。

擦缸擦红薯是高强度劳动,需要的是健壮劳力。擦红薯时,人坐在板凳上,双手各紧攥一只红薯,左右开弓,在擦缸内壁上或横或斜地来回摩擦着。当红薯擦成薄块时,就要竖着擦,直至变成一小块,再换红薯。经过辛勤劳作,薯渣顺着凹槽源源不断地向缸底聚集,聚到一定量,人们就将薯渣舀出,盛于水桶中,便于担去过滤、沉淀。第二天一早,擦薯者还得与家人一道,敲桶放尽水,铲薯粉块入包袱,抬回家成坨后,再抬出去捏碎,放到篾垫子上晒干成粉末状。

擦缸擦红薯也是一项技术活，技术欠佳的,不能左右开弓,劳动效率低,常常擦得手指或手掌破皮出血。

擦缸擦薯耗时费力。一个精壮劳力从天光做到天黑,坐得屁股麻木,累得汗透衣背,手脚抽筋,也只能擦出一桶水——也就是四五百斤生红薯的薯渣。到了晚上,他还得与家人配合,用兑水、摇包袱的方法,过滤了这一桶水的薯渣。

兑水、摇包袱是擦红薯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兑水者与摇包袱者的密切配合,方能完美地完成。人们在取水方便的地点,用三根大树木交叉搭成一个坚固的架子,在交叉处吊一只靠两片交叉能活动的竹片固定四角的包袱。包袱下放着一个大过桶。当摇包袱者把一定量的薯渣倒入包袱,作出摇的准备时,兑水者就得提起一桶水,左手抓住桶提手,右手扶住桶底,将水倾入包袱。摇包袱者便迅速动起来。期间,兑水者看准火候，不停往摇动的包袱倒水,直至滤出的水变清。这时,摇包袱者舀出滤尽的薯渣,又放进未滤的渣,兑水者掺水,摇者摇起了包袱……如此循环往复。经过两人个把小时的配合,一桶水的薯渣就过完了。

最后,大伯以一个在两祁流传的段子结束了聊天的内容:旧社会，由于擦缸擦红薯效率低下,只有少数的大户人家才派长工擦,贫穷人家的红薯是代粮食吃的,一般不擦。因此,那个时期,红薯淀粉产量极低,在大城市的商场店铺内成了紧俏商品。一管姓大户,儿子做官,为孝敬父母,买了两听高档的粉剂保健品寄与二老，并修书告知以开水冲服。老爷子服后,说:“我崽当官当糊涂了,让人给哄了。这哪是什么高档保健品?不就是家里擦的那种红薯粉子!”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乡村,擦红薯的机械早已擦渣、滤粉一体化了。曾大伯虽已作古多年,可他聊的擦缸擦薯的事,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今天我把它整理成文,并非抱残守缺,而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们知道,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之快,也不过是这几十年之间的事情。

词二首

■何衡昭

长相思·读曹植之《洛神赋》

洛水滨，洛水滨。翩若惊鸿龙在云,引骚恋洛神。

宓妃魂，甄妃魂。魂化章章追梦春,苦吟七步人。

离亭燕(张昇体·听《红楼梦》主题曲所思)

又赏红楼曲醉,都说爱情如水。若枉凝眉桃花葬，一缕香消林妹。只是可怜心,洒向宝哥唯泪。

如说当年缘际,演绎剧中凄美。鲜活绝无双颦影，晓旭孤临今世。抱病化青烟,魂系古灯山寺。

广告

认尸启事

无名氏(无6036),2012年7月因流落街头被衡阳市救助管理站救助,因患疾病,送至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于2022年8月10日死亡。请其家属或其他知情者速与救助站联系（电话:8516000)。自登报之日起30天内无人认领,将按无名尸体火化处理。

衡阳市救助管理站
2022年8月11日